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您的位置: 主页 > 研究成果 > 研究论文 > >> 正文

智能搜索 搜索

濒危语言与衰变语言

时间: 2009-05-20 14:10 来源: 未知 作者: 管理员 点击: 次

濒危语言与衰变语言

——毛南语语言活力的类型分析

期刊: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作者: 戴庆厦, 张景霓

摘要: 濒危语言研究应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对于探索濒危语言的规律, 以及制定濒危语言的对策都有价值。

关键词: 濒危语言; 衰变语言; 毛南语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Weakened Languages: a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Linguistic

DAI Qing-xia ZHANG Jing-ni

Abstract:

The study of language endangerment should make a distinction of two concepts: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language-making concerned with endangered languages.

Key words: endangered languages; weakened languages; Maonan language

一、引言

毛南族是分布在我国广西的一个少数民族。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毛南族总人口为71968人。但毛南语使用人口只有31000人,约占毛南族总人口的43%,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较少的一种语言。

在21世纪全球进入科学技术现代化、信息一体化的新时期,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有可能语言活力衰退,走向濒危,这已成为语言学家的共识,并已成为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濒危语言,确定濒危语言的标准是什么?这在语言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而人们往往容易用人口多少来判定濒危语言,认为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容易濒危,甚至有的认为使用人口少于五万人的语言是濒危语言。诚然,使用人口少的语言容易面临濒危,但从我国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看,并非完全如此,因而不能笼统地以此划界。事实是,有的语言虽然使用人口少,但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不一定濒危;有的语言内

推荐新闻

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 中国民族政策改革摘要 本文基于对中国民族政策及其改革前沿的宏观分析, 结合当前民族工作典型案例, 评...

最新资讯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及其自治权问题
论我国民族差异和民族发展差距的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
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立法的意
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 (演讲摘要)
多元文化社会与多元一体化教育
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的现状及对策
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
民族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

部的发展呈不平衡性,语言活力出现不同的类型,存在语言活力演变的不同层次。近年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有的民族虽然与别的民族杂居而出现部分人的语言转用,因而出现濒危趋势,但其主体部分或一部分却仍然稳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还有相当的生命力。这样的语言不能算做濒危语言,只能算做衰变语言。毛南语就属于这种情况。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濒危语言研究应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濒危语言”,是指一种已丧失主要的使用、交际功能,即将消失的语言。所谓“衰变语言”,是指一种由稳定使用状态向不稳定的方向发展,语言功能持续下降并出现衰退趋势的语言。二者虽然都是语言功能下降,但程度不同,性质不同,应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在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中,逐步感到区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必要性,因为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对于探索濒危语言的规律,以及制定濒危语言的对策都有价值。

不同语言的活力,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必然会产生差异。即使是同一语言的不同地区,语言活力也会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而存在类型差异、层次差异,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考察一个语言的活力,必须区别客观存在的不同类型以及不同层次,并进而从不同类型以及不同层次的比较中,看到它们内部的联系,以及整体的演变趋势。

本文从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对毛南语的语言活力进行分层研究。先从共时角度描述毛南语的使用状况,然后分别对毛南语使用功能的两种类型进行微观分析,最后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对比,预测毛南语今后使用功能的演变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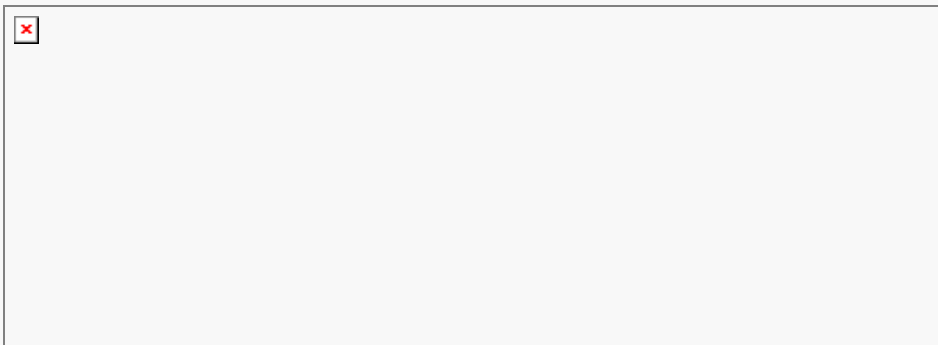
二、毛南语语言活力的两种类型

毛南族主要聚居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上南、下南,以及川山、洛阳、水源、思恩、大安等乡镇。共有58893人(2003),占毛南族总数的77%。此外,在河池、南丹、罗城、东兴、巴马、都安和贵州的荔波、从江等县也有分布。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个多民族县,据2003年统计,全县总人口为366882人,其中壮族有260518人,毛南族有58893人,汉族有28894人,瑶族有11438人,苗族有3987人,侗族有305人。在环江县,毛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16%。环江县的上南、中南、下南,俗称“三南”,是毛南族主要聚居地。“三南”行政区划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变动,如今,上南属上南乡,下南、中南归属于下南乡。

毛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同语支的侗语、水语、仡佬语等比较相近,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许多共同点。同语支中与毛南语最接近的是仡佬语。毛南语内部基本一致,没有方言差别。毛南族没有反映本族语言的文字,历史上习惯于使用汉文。毛南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本民族语言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史诗、

传说、民间故事、山歌等。男女老少都喜爱唱毛南族山歌,用以娱乐和交流情感。

毛南语的生态环境处于壮语和汉语的包围之中,其使用及本体的特点必然会受到汉语和壮语的强烈影响。因而,我们在考察毛南语的语言功能时,必须关注汉语、壮语与毛南语的接触与影响。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毛南族中已有57%的人逐渐转用壮语或汉语,只有约43%的人还保留并使用自己的母语。保持母语的毛南族,还普遍兼用汉语,并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兼用壮语,是一个全民双语型和部分三语型的群体。我们近期对下南乡毛南族语言兼用情况做了随机问卷调查。这次共调查320人,其语言兼用情况按年龄统计如下表。



下表显示,会说毛南、汉、壮三种语言的有17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4·7%,各年龄段都有分布;会说毛南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有103人,占32·1%,也是各年龄段都有;会说毛南语和壮语的有24人,占7·5%,绝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没有20岁以下的青年人;只会说一种语言(毛南语)的有18人,占5·6%,这些人都是50岁以上、19岁以下的。在下南乡没发现只会说汉语或壮语的人。有些乡干部的孩子即使最初只会说汉语,但长到5~6岁时,由于与周围人交往,也就会说一些常用的毛南语了。另外,会说毛南、汉和壮三种语言的父母,其子女在40岁以上的也都能说这三种语言。近几十年,毛南族的双语类型发生了转换。上世纪80年代以前,毛南族普遍兼用壮语;80年代以后,兼用汉语的增多,双语型由普遍兼用壮语转为普遍兼用汉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兼用壮语的出现逐渐减少的趋势。

从是否保持母语这一角度分析,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母语保持型;一种是母语丧失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是毛南语语言活力的不同层次,反映了毛南语语言功能下降的递进性和渐变性,同时也反映了毛南语使用功能的不同走向。

母语保持型:即毛南族还稳定地使用自己母语的类型。据粗略统计,属于这一类型的有31000人,占毛南族总人口的43%。主要分布在毛南族聚居地下南乡(约20000人),以及上南乡(约2000人)、木论乡(约2000人)、水源乡(约1000人)、洛阳乡(约800人)、思恩

镇(约2000人)等地。还有分散在环江县以外地区的部分毛南族,他们当中约有20%的人还会说毛南语(约3100人)。

母语丧失型:即毛南族已不会说毛南语的类型。属于这一类型的有40000多人,占毛南族总人口的57%。主要分布在与壮族、汉族频繁接触的上南乡,以及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他们大都转用壮语或汉语(桂柳话),但转用壮语或汉语的时间不尽相同。有的很早就已完成了语言转用,如中山村的部分毛南族是几代以前从下南移居过来的,他们的语言转用已有近一个世纪。有的是近期才逐渐转用壮语或汉语,如居住在县城(思恩镇)的毛南族青少年,由于父母在县城工作,他们接触的都是说汉语的人群,也就从小开始说汉语。

这两个类型的形成与地理位置、区域特点、经济地位、民族关系以及语言观念等密切相关。下面分别对这两种类型做进一步分析。

三、毛南语稳定使用的语言岛——下南乡

下南乡位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西南部,北部是木论乡和川山乡,东部和东南部是上南乡和水源镇,西隔打狗河与南丹县的八圩乡相望,南部是金城江区的六甲镇。下南乡到环江县城思恩镇需要经过上南乡或水源镇。1984年称下南毛南族乡,1987年称下南乡。全乡管辖下南、波川、中南、仪凤、堂八、玉环、古周、才门、下塘、景阳、希远共1个社区和10个行政村240个生产队,288个自然屯。全乡总人口20018人(2003),其中毛南族占总人口的98·2%,毛南语是通用语。

居住在这个乡的毛南族无一例外地会说毛南语。我们于2004年2月和2005年3月两次到下南乡做实地考察,看到那里的毛南族家庭全都用毛南语交际,即使是青少年,也几乎全都会说毛南语。在村寨中,居民的交谈用毛南语;集市贸易中使用的语言主要也是毛南语,间或杂以壮语或汉语;村里开会时也用毛南语,只是在传达文件时用汉语。乡里的干部正式开会时说汉语(桂柳话),但在会下交谈仍用毛南语。在下南乡中小学,学生们在校上课时用普通话,平时交流则说毛南语。不仅同学之间说毛南语,老师与同学之间也说毛南语。我们对乡中心小学一年级和下南中学初中三年级的毛南族学生进行母语能力测试,结论是他们都能说较完整的毛南语。

毛南族有丰富多彩的、用毛南语创作的口头文学,如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和民歌等。他们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发扬和保留了毛南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毛南语在保留历史传统文化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在现时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在发挥作用。我们在下南乡调查时,目睹了集贸市场上群众兴高采烈地唱毛南语山歌的场面和他们静静地围在

电视机前欣赏毛南语山歌的情景。在乡政府欢迎我们的聚会上,下南乡中学的谭校长和其他乡干部不断地用毛南语山歌向我们敬酒,向我们表示美好的祝愿。这一切,使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毛南语旺盛的语言活力,以及毛南语稳定使用的状态,丝毫没有感到毛南语有濒危的迹象。

下南乡的其他民族,绝大多数也会说毛南语,即使是到下南乡时间不长,经过与毛南族的接触,也学会说毛南语。例如下南乡政府办公室的覃主任,是个壮族青年,原是壮、汉双语人,1997年从学校毕业后到下南乡工作,娶毛南族妻子,不久就学会了毛南语,成了毛南、壮、汉三语兼通的人。他们有一个3岁的儿子,一家三口在家里都说毛南语。

下南乡的毛南族对自己的母语都非常热爱,以说毛南语为荣。当我们到下南乡中心小学进行调查时,老师们在与我们交谈时说汉语,而转身与其他教师或学生交谈便立即改用毛南语。当我们问他们毛南语是否会消失时,他们普遍认为不会消失,毛南语在很长时间内还会使用下去,甚至有的还很自豪地说“毛南语会永远保持下去”。

在下南乡,除了使用毛南语外,在少数场合也使用壮语和汉语。壮语是与不会毛南语的壮族交际时才使用,如果壮族会毛南语,他们会乐意用毛南语交际。汉语只是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或与不会毛南语的其他民族交际时使用。这说明在下南乡毛南语的使用功能最广泛,汉语和壮语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毛南语、汉语和壮语三种语言各司其职,各有其使用功能,并不互相取代。

下南乡是惟一保留毛南语的聚居区。毛南语如何发展,是否能稳定地保存下去,主要取决于这一地区毛南语使用功能的变化。那么,毛南语在下南乡为什么能够长期保留下来呢?我们认为,决定毛南语能够在这一地区长期保留下来是由多方面条件决定的。其中既有社会、地理、历史、人文等条件,还有民族关系、语言观念等制约因素。这些构成了一个语言得以稳定保存使用的外部机制,使其不至于在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的冲击下改变或丧失基本的使用功能。

下南乡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与外界接触较少。那时从下南到县城需要走一天的路。1950年以后才开始修建一些通往各地的公路,但并没有完全改善与外界隔绝的局面。这一特点为保留毛南语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毛南语在下南乡得以保存,还与毛南族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毛南族的主要聚居区是下南乡,是毛南族的民族标志,毛南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以及语言特点保留较多。自1954年成立毛南族自治县以来,国家对该乡予以特殊扶持和照顾,在提干、招工、

入学等方面,与周围其他民族相比,享受更优厚的待遇。这些都增强了该地区毛南族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以及民族内部的认同感。在经济上,下南乡有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和特点。如他们使用独特的“圈养法”和“囤肥法”,饲养的“毛南菜牛”驰名全国,长期远销上海、广州及港澳各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这些因素使得他们都愿意承认自己是毛南族,也愿意使用自己的语言。反映在语言观念上,他们不但热爱自己的语言,而且固守并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家长们让孩子从小就说毛南语,甚至出现过孩子不说毛南语就不让进家门的例子。

下南乡虽有少量壮、汉、苗、瑶等其他民族居住,但由于毛南族人口在全乡占绝对优势,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主导或优势地位,这种格局是决定毛南语成为该地区通用语的重要条件。

除下南乡稳定地保留毛南语外,在其他乡镇也有一些毛南族会说毛南语。这与他们来自说毛南语的地区有关,同时与下南乡稳定保存毛南语也有一定的关系。例如,来县城工作的毛南族干部、教师、工人,他们在一起时会自然地用毛南语交谈,认为这样更亲切,更有乡情味。当他们回到毛南族聚居的家乡时,都能立刻融入毛南语环境之中。当然我们也看到,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毛南族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多,处于强势地位的汉语对毛南语的稳定使用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如生活在乡政府周边地区的一些乡干部、教师的子女,有的毛南语水平下降,有的甚至不会说毛南语了。这是近年来新出现的现象,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预兆。

四、上南乡毛南族母语丧失的成因

毛南族转用壮语或汉语的地区,主要是毛南族另一聚居区上南乡,还包括其他一些杂居地区。这里主要分析上南乡毛南族母语丧失的原因。

上南乡位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西南部,东邻水源镇,南靠金城江区,西北与下南乡接壤,乡政府所在地离县城45公里。全乡辖1个社区,3个村委会,84个村民小组,136个自然屯,人口5865人(2003年)。上南乡聚居毛南、壮、汉、苗等民族,其中毛南族人口为5244人,占全乡总人口的89%,是毛南族的另一聚居区。我们于2005年3月到上南乡做实地调查,看到那里毛南族的语言使用情况已与下南乡然不同,大部分毛南族都已转用壮语和汉语。

从使用范围看,全乡136个自然屯中,只有上长峒、下长峒、井峒、盆洞、上亮峒、中亮峒、下亮峒、上盘、勇好、论峒等10个自然屯还使用毛南语,其他地区的毛南族只在家庭内部偶尔使用毛南语。从地理位置看,使用毛南语的10个自然屯都是与至今仍普

遍使用毛南语的下南乡接壤或靠近下南乡地区,而且大都属于偏僻山区。从使用人口看,据初步调查估计,目前约有2000人还在使用毛南语,占全乡毛南族人口的三分之一。从使用人口的年龄段看,使用毛南语的大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50岁以下的都操用壮语或汉语。从使用场合看,毛南语只在少数家庭内部的某些成员之间使用,在村内、村外的社交公开场合已普遍使用壮语或汉语。

为什么同属毛南族聚居地的上南乡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语言转用?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乡干部时,他们大都认为,因为上南原来曾划归水源镇(原水源公社),而水源镇是壮族聚居区,所以跟随壮族使用壮语,发生了语言转用。但我们对此却有疑问。上南划归水源镇是在1951年,1984年又从水源镇分出,建立上南毛南族乡(1987年称上南乡)。这个过程,只有短短的33年时间,尽管行政归属变了,但基本群众的分布及交际对象并没有发生变化,因而不大可能使得这一大片聚居的毛南族发生语言转用。也就是说,行政区划手段不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和条件使得上南乡的毛南族发生了语言转用?

我们走访了当地一些说毛南语的老人,得知上南乡的语言转用不是近期才发生的,至少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据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卢玉兰回忆:她的老家在下艾村,原来主要说毛南语,11岁迁到上南村后为适应当地都说壮语的习惯,才改说壮语。该村同辈,也大都转用壮语。

上南乡出现大面积的语言转用,主要与地理位置、社会地位以及婚姻状况有关。上南乡位于下南乡东南部,与下南乡相比,更靠近壮族地区水源镇,与壮族的交往更为密切和频繁。长期以来,壮语凭借使用人口多的优势,不断向使用毛南语的地区扩展,靠近壮族地区的村屯早已发生语言转用。这种语言扩展不断向西北推移,直至靠近下南乡的广大地区,连卢玉兰的老家下艾村也已转用壮语。与邻近的壮族相比,上南乡的毛南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落后,他们对周边的壮族有较强的依赖性。比如处于上南乡中部偏北的乡政府所在地“八圩”,是一个毛南族的集市,近邻水源镇的壮族民众大批来此赶集,与上南乡的毛南族有着广泛、密切的接触。在民族认同感上,上南乡的毛南族认为自己的祖先与壮族是互通的,与壮族只在语言上有区别,其他的风俗习惯都没有什么不同。在婚姻上,上南乡的毛南族早已普遍地与壮族通婚,毛南族和壮族联姻的家庭在语言使用上都习惯使用壮语。这些都是促使毛南族发生语言转用的重要条件。

母语丢失的另一原因是迁移和杂居。毛南族的一些村寨分布于偏僻的大石山区,生

存环境相对恶劣,因而为改善生活不得不搬迁他乡。迁移,成为这部分毛南人母语丢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南族的迁移可分为社区迁移和独户迁移两种。语言转用因迁移时间长短而不同。如水源镇75岁的退休小学教师韦氏,原是上南乡下艾村人,娶妻鲁氏,都讲毛南语,1952年迁至水源乡(现水源镇),儿女四个都在水源镇(原水源乡)出生,已完全不会说毛南语,但会说一口流利的壮语。韦老师夫妇也随之转用壮语,只是在家中偶尔说些毛南语。从“三南”地区迁出在县城或其他壮族乡镇工作的毛南族干部群众,在与其他民族交际时都转用壮语或汉语,而他们的子女基本上不会说毛南语了。民族局谭副局长(毛南族)是思恩镇福龙村下湘屯人,这个屯全是毛南族,从“三南”一带迁来已有几百年了,早已转用壮语,她们家几代人也都已转用壮语和汉语。

即使是从保存毛南语较好的下南乡迁移出来的毛南族,其母语的使用能力也会因迁移而出现衰退。2004年2月,我们调查了中山村的九乐屯。这是一个1997年从下南迁来的毛南族聚居屯,共有47户。目前在屯里还普遍用毛南语交际,那里的老年人基本上只说毛南语,尤其是老年妇女还不会说壮语或汉语。但青少年的语言使用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家里说毛南语,外出读书或务工时都使用壮语或汉语。又如思恩镇的中山村,是毛南族和壮族杂居的村落,其中的下九屯和上坚屯是毛南族聚居屯,从下南迁来已有几代了,现全都转用了壮语。

五、两种类型对比的启示

层次分析和类型对比,是研究语言活力升降和认识濒危语言性质的一个有效手段。从下南乡和上南乡两个地区毛南语语言活力的对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毛南语语言活力的演变很不平衡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下南乡的毛南语还稳定地使用,并不濒危,但语言活力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下降;而上南乡的毛南语则大部丧失,被壮语或汉语所代替,成为濒危语言。从整体上看,毛南族约占总人口43%的人还比较稳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特别是在下南乡,毛南语还有强盛的生命力,还会长期使用下去。由此可以认为,毛南语是一个衰变语言,而不是濒危语言。

濒危语言指的是已丧失交际功能的语言,即将走向消亡。如我国的赫哲语就是一种濒危语言。赫哲族有4640人(2002年),其主要聚居区街津口乡中会赫哲语的仅占总人口的2·14%绝大部分人都已转用汉语。赫哲语的使用范围已很狭小,只在老人间交谈时使用,并多限于非正式场合。土家语也是一种濒危语言。土家语主要分布在我国湖南、湖北、四川诸省,人口8028133人(2000年),目前会说土家语的还不到总人口的3%。濒危

语言的形成,大都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衰退过程,其功能的再恢复,难度很大。衰变语言,是指一种语言在局部上出现了功能衰退的趋势,存在濒危的兆头,但衰变语言还有较强的生命力,在主体部分或局部还能长时间地、稳定地使用下去。与毛南语同属这一类型的还有阿昌语。阿昌语的梁河方言已出现了严重的功能衰退,不少人都已转用汉语,但作为该语言主体的陇川方言,则还在稳定地使用,并未出现濒危。所以阿昌语也是衰变语言。衰变语言的演变是缓慢的,若采取合适的对策,有可能延缓其衰退过程。

毛南语的语言功能演变提示我们,语言的功能衰退是存在层次的,是逐步扩散的。语言功能的衰退存在中心区(也称核心区)和边缘区(也称非核心区)的差异。语言衰退往往是在杂居的边缘区先发生,然后逐步向聚居的中心区推进。如果中心地区也出现了衰退,语言的整体功能就会随之动摇,衰退趋势就会转为濒危趋势。这个过程是一种质变。下南乡毛南语的功能若能像现在这样保持下去,就不会进入濒危的境地。

参考文献:

(1) 戴庆厦(主编). 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2)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名委员会.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M]. 1992.

(3)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上一篇: 濒危语言研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下一篇: 从回族的文化认同看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

[关于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伙伴](#) | [诚聘英才](#) | [法律声明](#)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9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technical support: Beijing OFU technology incorporation. E-mail: attinagaoxu@hotmail.com

版权所有: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京ICP证08005475号